

19

亲朋疏远

风语

60



作者 徐向林

关婉馨将短信发出后，姚晓晨还是执著地打她的手机。关婉馨猜姚晓晨一定是要苦口婆心地劝她，她现在对任何意见都听不进去了，因此她坚决不接电话。后来，手机一直不停地响，她干脆把手机关了机。

关婉馨担心刘远征到医院来找她，到时会闹得满城风雨，她索性向何正请了假。

何院长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后说：“关婉馨啊，我是看着你进步的，如果你个人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讲，你是医院的领导班子成员，组织上会关心你的。”关婉馨摇了摇头。

关婉馨没了婚姻的羁绊，又请了假，时间也空闲了下来，一时就无聊起来。邱小可得知关婉馨的情况后，就送了一架钢琴过来，让她闲下来时就弹钢琴打发时光。张鹏程一有空就钻到湖边别墅与关婉馨幽会。这种感觉让关婉馨十分满足。

过了几天神仙日子后，麻烦事就来了。

先是儿子刘翊打电话给她，哭闹着要妈妈，刘翊寄养在刘远征的父母处，从儿子的话中分析，刘远征并没有把他俩离婚的事告诉儿子，她以前每隔一两天就去看儿子，而这几天就没去看。儿子一哭，她的心就被哭乱了，她答应儿子立即去看他，可她刚把汽车发动着，头脑又冷静了下来，现在去看儿子，该怎么和他说明呢？又怎么面对刘远征的父母呢？算了，还是过几天，等风平浪静后再说吧。

她打电话给儿子，骗他说正在外地学习，要过一段时间再去看他，她还嘱咐儿子要听爷爷奶奶的话，还说回来时要

给儿子买变形金刚。

儿子年纪小，几句话就被说动了心，果然就不闹了。

可亲情并不能随着爱情的撕裂而割断，儿子的一个电话搅得关婉馨心神不宁，渐渐地，她出现了失眠症状。更要命的是，隔了几天，张鹏程告诉一个令她十分沮丧的消息——曾碧秋要到青州来了！

张鹏程调了很多地方，曾碧秋很少跟着他东奔西走，她喜欢守在家里。可这次，青州有人向她透出了风声，她不甘心，就杀到了青州，而且大有长住的趋势。

这样一来，可苦了关婉馨，经常是一连好多天，连张鹏程的面都见不上，即使找个机会见上了，两人也不敢亲热，简单聊几句就匆匆分手。张鹏程安慰关婉馨：“曾碧秋恋家，你再忍几天，没准儿过几天她就会回去。”

一个星期天，关婉馨到城南菜市场去买菜，在一个菜摊前，竟然看到了张鹏程，他正挽着一个老女人的手，很显然，那人就是曾碧秋。关婉馨听到他正在说：“老婆，今天中午我给你露一手，做个你爱吃的红烧鱼。”

关婉馨心里一酸，擦身而过时，眼泪潸然而下——和张鹏程好了大半年，他只给自己做过一次菜！下次，啥时能再尝到他亲手做的菜？

曾碧秋没有像张鹏程所说的仅来青州小住数日，而是安营扎寨来了。这样一来，关婉馨与张鹏程的生活倒了个儿，昔日张鹏程是一个自由男儿身，而关婉馨却偷偷摸摸、提心吊胆，现在她成了自由女儿身，张鹏程反倒偷偷摸摸起来了。

关婉馨百无聊赖，在单位呆的时间越来越短，反正医院也没人管她，她想把儿子刘翊接到身边解寂寞，但刘远征父母已经知道他们签了离婚协议的事，死活也不肯把刘翊交给她。关婉馨的父亲是个老军人，脾气火爆，那天关婉馨回家，还没说上几句，父亲就暴跳如雷，恨不得搬起椅子朝关婉馨身上砸，幸亏母亲及时拦住。她吓得落荒而逃，父亲在后面叫骂：“不要脸的东西，我都替你丢人，以后别往家里再踏一步！”从此只要父亲在家，她就不敢踏进家门。

关婉馨也感觉到姚晓晨与她越来越疏远，她约了几次姚晓晨，姚晓晨都以工作忙为借口婉拒了。

可有一次，关婉馨一个人到天祺茶社喝茶时，竟然看到姚晓晨与刘远征边说边聊从茶楼出来，关婉馨惊讶万分，他们俩怎么走到一块了？

现在陆所长心里很明白，惠子必须得是日方间谍，不是也得让她是，所以他才迫不及待地安排老孙去见惠子，给她传话，给萨根“平反”。

他要给他们搭建一个自由交往的平台，交往得越多越好。一个频频跟萨根交往的女人，怀疑她是间谍也就算是点事儿了，但时下毕竟才开始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要学会等待。所以陆所长好言规劝海塞斯别急。

可是接下来，海塞斯即兴胡诌了一件事，让陆所长自己也着急起来。海塞斯说什么了？

海塞斯说：“所长阁下，也许我该告诉你一个事实，我这次给他单独出了一道题，是我根据破译的日军第21师团的密码置换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他解了题，就等于他破译了敌21师团的密码。你猜怎么着？他用了不到两天时间就解了题！”

严格地说，海塞斯这说的不是事实——他根本没有单独给陈家鹤出过什么题。但这说的又是事实，因为21师团密码本来就是陈破译的。换言之，海塞斯正是用这种方式既维护了自己不实的荣誉，又婉转地道出了一个事实：陈家鹤破译了敌21师团的密码。为了突出强调弟子的了不起，海塞斯不惜放低自己：“你知道，我花了七天零三个小时才破译敌21师团的密码，可这家伙居然用了不到两天，只是我的1/3时间啊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的破译能力和水平已在我之上了。”

陆所长不觉听得呆了，忘记了插话。海塞斯接着说：“我现在敢肯定地说，他以前一定从事过破译工作，决不像你们说的仅仅是偶然碰过，而是专门研究过，学习过，专职从事过。我有预感，要不了多久他一定会破译特一号线密码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
“军中无戏言。”海塞斯点头笑道，“我们已经看见它的影子了，特一号线密码。现在我问你，难道你觉得还有必要让他继续留在山上？难道你不觉得杜先生听了这个也会改变自己的想法？他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期待，把他留在山上是在浪费他的才华，也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时间就是生命，就是胜利，你我浪费得起，抗战浪费得起吗？”

“嗯，”陆所长坐不住起了身，边踱步边说，“你说的这些很重要，正好我下午要去见杜先生，杜先生的反对也许是不能改变的，但我还是决定要犯他‘龙颜’一谏！”

海塞斯露出微笑，向他友好地伸出手去，“这是一件你该做的事，杜先生的反对也许是可以改变的”。

与楼下陆所长的房间相比，楼上陈家



作者 麦家

鹤的两个房间——一为寝室，二为办公室——明显要整洁多了，墙壁粉刷一新，窗明几净，家具、摆件也丰富多了，且都已归位。尤其是办公室，桌子、椅子、板凳、电话、烟缸、收音机、书橱、文件柜以及休息的沙发、茶几，一应俱全，布置得妥妥帖帖的。

桌上有一只崭新的深棕色硬壳皮箱，居然还上了锁。钥匙在海塞斯手上，他正欲打开皮箱，跟陈家鹤交代工作，陆所长上来拦住他，对他摆摆手，道：“你急什么，还没轮到你呢！”说着指了指一面墙，那墙上挂的青天白日旗和中山先生的画像。海塞斯心领神会，说：“那我先出去一下。”陆所长帮他推开门，“给我三分钟”。

海塞斯一走，陆所长将陈家鹤拉到那面墙壁前，指着墙上挂的青天白日旗和中山先生的画像，要他朝着它们举起右手。

“干吗？”陈家鹤不解地问。
“宣誓。凡是进黑室工作的人，都必须作效忠宣誓。”

“怎么宣誓？”
“你照我说的做就是了。”
陆所长安排陈家鹤对着自己站好，吩咐他照他的样子立正，举起右手。陈家鹤迟迟疑疑地举起右手，按照提示，握紧拳头，挺胸收腹，脚跟并拢，立正，双目正视前方。一切就绪，陆所长便开始领着陈家鹤庄严宣誓。

“我宣誓——”
“我宣誓——”
“从今天起，我生是党国的人，死是党国的魂——”

刚领了一句，陈家鹤就将手放了下来，说：“我不能作这个宣誓。”

副刊

电话：65233688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买车看车，上洛阳网汽车频道，信息真实，最具参考价值